

## 被吃掉的男人



### 朱柏壅

一九九三年生於雲林縣西螺鎮，現定居於新北市。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畢業，平時讀小說，有時寫字。

我偷偷注意夏先生一段時間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已經變成是一種習慣，他的形影在人群中就像是閃爍發光的假餌，我游移的視線咬上後就啣住不放了，而最近我開始察覺到一些異狀，似乎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改變了夏先生以往的生活常態。

回想起有關於夏先生的事，記憶總是會被一場突如其來的霧給包覆，導致當時的影像和場景模糊成幾個會移動的色塊，讓人難以分辨哪些是發生過的事實或是想像，這應該歸咎於夏先生是個不常表現出情緒的人，少了喜怒哀樂，他就像是一個沒有記憶點，輕盈而沒有靈魂的人，就連他說話給人的感覺也是。

想起上一次與夏先生交談，是偶然在外送便當的路上碰巧遇見，他與我對視後微微舉起手眼神卻突然閃爍不定，似乎尷尬地找不到適當的語言。

「夏先生很喜歡黑白穿搭吧，前幾天也看你這樣穿。」

他說：「選擇是件很傷腦筋的事，尤其是買衣服的時候。」

「難不成都買相同顏色和款式吧。」

「嗯，這樣確實省事許多。」

我露出驚訝的表情看著夏先生，想像整個衣櫥裡面只有白上衣和黑長褲的畫面。

彼此一陣靜默。

「我先忙，改天再聊啊。」我說。

潦草道別之後我們各自離去，但走沒多遠我停下腳步望向不遠處的夏先生，那時候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讓我回過頭想確定剛才的談話是否真的發生過。

夏先生走過傍晚的橘黃路燈下和昏暗處，像是行人腳下延伸出來的孱弱影子，恍恍惚惚稍縱即逝。

直到現在，我仍疑惑那次遇到夏先生，除了對穿著的選擇障礙之外還跟我說了什麼，只清楚地記得與他交談過程中有著無數次微風從我們之間穿梭而過，輕輕撫過然後離去。夏先生給人一種無法言喻的透明感。

我在一間專賣炒飯的小吃店打工約三年之久，但最近準備好了一封離職信儲存在手機訊息的草稿匣裡，卻總是沒有一個適當的時機點按下傳送。其實工作一如往常，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下了班之後就會發現那些無論如何都無法消除的疲倦生成散布在體內各處，然後也只能任它們沉澱堆積在體內的某個深處，所以在工作的時候想要離開廚房去抽菸休息的念頭也就更加頻繁。

小吃店的後門外是我短暫休息的地方，這條窄路一向都很安靜少有人會從這裡進出，路的這邊是整排以餐飲為主的小吃店群，另一邊則緊鄰一片荒廢農

地，沒有其它高樓建築，所以從這裡看出去的視野非常廣闊，可是現在正在起霧，遙遠的半空中湧起渾厚像是具有意識的霧團，霧團正緩緩交錯且糾纏在彼此身上，雖然無法觸及，但能清楚看見它的每一個移動痕跡和變化過程，就算不帶念頭的觀望也會無來由地浮現出更多似有若無的思緒和事物，例如像疲倦感或靈魂這類，又想，這些東西是不是常常出現在我身旁打轉，嗨啾嗨啾地向我招手，像夏先生那般。

正當打算回去廚房繼續清洗廚具時，遙遠的濃霧裡隱隱浮現出幾塊深淺不一的巨大黑影，黑影的輪廓線吸引著我，我一直沿著輪廓線觀察試圖釐清黑影的真面目，線便離我越來越近，近得像是直接印在地球上，我閉上久視乾燥的眼，線條竟在漆黑的世界裡借著不明亮的光暈歪曲膨脹成一尾蛇，牠藏在暗中窺視像看見獵物。

我趕緊睜開眼，霧在瞬間被某個無形的力量層層退開，那巨大的黑影原來是一座山，鮮綠的它從稀疏濛濛霧中露出，山稜線上有幾棵較突出的樹，高低低低排成一列尖銳的鋸子，它們恣意擺動來回拉扯，像試圖切割與我視線的連結。

手指間半截長的菸突然滑落，回神的那瞬間指尖只揪住倉皇，看著火花碎在地板上，前端仍是時明時暗如同有人正在吸吮那般燃燒，不安的情緒莫名襲

來，我伸手向後摸，又張手抓了幾次，好不容易才握住鐵門手把，扯開小吃店的後門快步走向廚房，幸虧這道鐵門鏽得厲害，拉開進入非常輕鬆。

夏先生出現時已經是中午，比他往常用餐時間還要晚，這時候來客眾多，是店裡一整日的尖峰時刻，排隊結帳的人龍站在地板磁磚線上像正對弈一整圍棋，每個點上都布滿棋子，圍剿著寸步難行的外場同事，隨著人潮漸多，廚房內溫度劇烈爬升，噓叫的爐火上竄出的高溫氣流正試圖扭曲壓縮整個空間裡的氧氣，直到每個在廚房裡的人都窒息為止。

夏先生經過用餐區來到櫃檯點餐，一路上他輕易地穿過人龍，排隊等在一個因他而有些灰暗的角落，久之，他又消失在人群裡。

待餐點全部完成後廚房會短暫地熄火休息，我再度走出後門外，藉著視線將浮躁感扔向遠處，我把鐵門推至某個角度卡住，才安靜去感受苦澀便宜菸給予的療效，那種吐出煙時意識彷彿隨著縷縷煙絲消散無蹤的過程，但在這療效運作和結束循環之間仍是必須時不時透過玻璃窗觀察店裡的狀況，如果人手不足就得趕緊熄菸回去支援。

透過玻璃窗往裡面看，夏先生又坐同一個位子上，他的動作很慢，不斷拿著塑膠湯匙撥弄已經乾冷生硬的蝦仁炒飯，又時不時抬起頭直視前方灰黃牆壁

上吊掛著的純白色圓形時鐘，待秒針走了幾個刻度才低頭吃了一小口，彷彿咀嚼的是實體化的一粒粒分秒。

一位坐在夏先生斜後方的太太，用一種疑惑的表情與我對視，我才把逗留許久的視線趕緊離開夏先生，又看向那座山時，我想起了它的名字。

剛到這上班沒多久時，老闆曾談及它的命名是由於外形輪廓與烏紗帽相似而來，雖然很明顯是為了找話題來緩和獨處的尷尬氣氛，但關於命名這件事，我又陸續想起一些關於這座山的片段記憶，這會不會就是我們非得給什麼東西都取上名字，急著透過命名的儀式將自己的一小部分靈魂注入陌生的事物中，讓它在裡面活著以免自己哪天遺忘了。

「鼠。」夏先生的聲音自我背後傳來。

「鼠」是店裡的工讀生替我取的綽號，他們說當我在工作的時候，門牙總是習慣性地咬著下唇，而我跟夏先生是在店裡認識的，他也跟著這麼稱呼我。

我一轉頭，看見夏先生時微微一怔，鐵門被他順手關上發出巨響，我的身體不自覺抖了一下。

「夏先生……吃飽了？」

「嗯，裡面那位太太跟我說，窗外有個店家具工一直盯著我看。」

「沒有，她誤會了，我幹嘛一直看你，是……剛是在看，看那個，幾點了。」

「牆上的鐘，好像快了些。」他面無表情。

「好像是喔。老闆說要整理倉庫，要注意時間要提早收店，晚上就不營業了。」

夏先生看著我，我嚥了嚥口水，拿起菸一吸發現已幾乎燒盡，直接將菸扔到地上將它踩熄。

「我跟她說，我是這裡的常客，跟店員彼此認識。」

「就是，老闆上次還開玩笑說員工都比你還常遲到。」

他伸手從黑長褲右邊口袋拿出一包壓皺的藍莓味涼菸，用大拇指推開盒蓋從中拿起一枝遞給我，我接過菸時發現他眼下的黑眼圈很深。

「菸最近抽多了。」他看著菸盒內所剩無幾的菸，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我叼著菸，摸遍汗漬滿布的牛仔褲口袋，只翻到一張摺得亂七八糟的空白班表，夏先生見狀靠了過來，將手中有些故障的打火機點燃，火光隨風發顫差點熄滅，我趕緊將菸頭湊上輕輕吸了一口，才讓橘紅色的火安然附著上。

我把紙團再塞回口袋並問：「你遇上什麼煩惱的事情嗎？」

「一下子，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總之，想要在生活裡做點改變可真是不可

簡單。」夏先生自己也點上一枝菸，整張臉藏在煙霧裡。

「想換新工作了？」我透過煙霧聚散的變化中看著他。

「不，看管停車場可是很神奇的事，就是……」

「神奇？」他還沒說完話就被我打岔。

「嗯，因為沒什麼事情所以很輕鬆，在天還亮著的時候進入電話亭般的鐵盒裡，一下子出來就天黑了，就像是一臺很陽春的加速裝置。」他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夏先生很反常的，說了很多不像是會從他口中說出來的話，也很少談及私事。

「唉，這裡每天都很忙，忙到天什麼時候黑的都不太清楚。」

「你們店的炒飯味道不錯。」他夾著菸的手指了指店裡，有片菸灰落在他的白上衣下襠，他發現後輕輕地用食指彈掉。

我們朝著前方那座又被濃霧纏繞的山看去，這次濃煙試圖從山腳下攀附而上。

「不覺得霧一點一點覆蓋上這座山，就好像一大坨炒飯，正被一口一口吃掉一樣。」

「被吃掉？」夏先生彈走手上的菸蒂，空出的手僵了一會才伸進口袋裡。

突然間後門被推開，門栓發出尖銳的聲音劃破了剛形成的寧靜，夏先生被

身後這道聲音嚇得迅速回頭，魁梧的身影從門框擠出來，是穿著粉紅色制服的老闆。

被吃掉的  
男人

200

「手真是越來越痠痛，連門都推不開。」老闆晃著手跟夏先生打招呼。

「老闆沒考慮放個長假嗎？」夏先生話說得含糊不清。

老闆專心看著手掌上因翻炒鍋而形成的厚繭，繭在陽光下像層凝固的膠，黏住了虎口和整條生命線，他似乎沒聽見夏先生說的話，反而自言自語著，繭什麼時候已經這麼厚一層。

「冰箱裡的菜和肉都固定配送，何況食材也沒辦法久放。」我說。

但跟老闆熟的人都清楚，他煩惱的因素不單純在那些肉菜，而是他常掛在嘴邊一家四口的生活費。

「老鼠，最後有份外送，都包好了放在櫃檯上，教養院你之前送過吧，沒事就先騎過去等了。」老闆對著地上某處說。

我隨便應了聲回應，而這聲短促的回應像是句號，自此之後三個人沉默了好一陣子，就算做出動作也還是一點聲音都沒發出，像是彼此都小心翼翼地去破壞讓思緒都能自主串流不被干擾的完美狀態，又像各自爬上一間狹小的樹屋中，檢視著不可告人的情緒或祕密，再無聲地與好幾個自己熱切討論。

「你還記得時間吧？」老闆說。

「記得什麼？」

「我剛不是說，那裡你送過，他們都是一樣取餐的時間。」老闆邊指著店裡的時鐘邊向裡面走去。

夏先生還看著遠景，他看得很出神，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難得一見的濃霧，抑或是對這座山也產生出屬於自己的某些感觸。

「要送餐去啦，聽老闆說過你吃完飯都會去附近的大賣場逛逛，是嗎？」我刻意提了高音量。

「喔，嗯……怎麼不記得我有跟他說過，」他愣了愣又說，「那，再見啦。」他揮了手轉身離開，手下後又往口袋處伸去。

夏先生揮手時撩起了上衣下襠，那瞬間我不經意看見一根棒狀物掛在他的褲頭上，那像是塊木頭，平滑潔白的長條木頭，那種白色讓我想起櫃檯抽屜裡一本客人離開後忘在椅子上的人文雜誌，它的封面上是一位身著黑長袍的老者從禿鷹嘴下撿起鮮白人骨的照片。

原來夏先生沒有將手插在口袋，而是將手靠在那根木頭旁。那會是什麼？是類似鑰匙圈的某種紀念品嗎？

夏先生瘦長的背影越縮越小，但白色的木頭卻在我腦中無限膨脹，並且被各種猜測分化組合，彷彿此刻的腦神經在傳遞訊號時都必須搭上那條木頭造的橋。

被吃掉的  
男人

202

「鼠哥！老闆叫你別再浪費時間了。」一位店裡的工讀生拎著便當袋走來，自顧自地塞進一臺綠色機車的前踏處，完事後又走回店裡。

透過玻璃窗往時鐘看去，指針顯示我離應該送達的時間已所剩不多，我趕緊坐上那臺外送用的老舊機車，一邊戴上安全帽一邊按按鈕發動，熄火了幾次才成功發動。

快駛過小吃店附近的鬧區，前往一間位置偏僻的教養院，它的旁邊是一九五〇年代冷戰時期美軍駐防所建築和生活的宿舍群，面積非常廣闊但如今幾乎無人居住顯得荒涼，殘存的樓房遺址早已破敗不堪，東倒西歪地晾在樹林裡，像是一群大型的歷史紀念牌坊。

我在大門前放慢速度，警衛室外站著一位面熟的老師正與警衛聊得起興，但老舊機車的引擎聲響立刻引起他們注意，那位老師便離開警衛室朝我走來。

「這次總共是八百四十元。」我大概數了便當數量再計算一次金額。

他從後側口袋抽出皮夾，掛在皮帶環上的一串鑰匙反射出光芒，閃光的那剎那白色的木頭又再度出現腦海，木頭怎麼會產生出那樣的色澤呢？

「同學，同學！這邊剛好，你點一下。」

「啊……」我算了兩次才數對。

「同學啊，恍神騎車是很危險的哦，根據統計車禍大多都是因為精神狀況不好所導致，還有……」

「嗯，好的，不好意思我先忙了。」看著他打算持續碎唸的樣子，我假裝趕時間發動機車迴轉離開。

正要轉入來時的巷子口，一輛白色汽車高速衝出，爆炸似的喇叭聲衝擊心臟，輪胎與路面發出新生兒般的淒厲哀號，雙手已將煞車緊緊捏住不放，一陣惶恐猶如密密麻麻的火蟻群傾巢而出爬上脊椎，呼吸也變得特別劇烈。

車不一會又再疾駛而去，我鬆開手煞車杵在原地，看著後照鏡裡車離開以後的街道，冷清寂寥的狀態將剛才白色車子的一切消化得一乾二淨，街角的枯樹揮手招來一陣風，從後方領口撫上後頸引起了一身雞皮疙瘩，不安的感覺又悄然而生，我看著前方巷子的盡頭，消逝點上的柏油路面正微微地扭曲變形，感覺那裡正有個隱形的物體在上面緩緩爬行，而且它非常巨大，大得足以壓垮任何經過的人事。一念之間我決定繞進另外一條禁止車輛通行的小徑，藉此穿越美軍宿舍群回到小吃店。

成人組  
短篇小說類

203

入秋的傍晚氣溫轉涼，奔馳過樹蔭底下讓凝結在樹鬚間隙中的冷風一絲一絲滲入敞開的毛孔裡，經過尚有人煙的幾處樓房沒多久便轉進路牌標示美軍宿舍遺址的窄路中，身體跟隨逐漸加快的車速前傾，像隻受驚的松鼠在樹枝間奔跑逃竄，呼嘯的風削耳而過但仍然無法甩開始終尾隨的負面情緒。

小徑的兩旁漸漸由住家樓房變成一片崩塌廢墟，歪斜的大梁柱一根根插入外牆之中濺出四散的紅磚，或是長如機翼的屋頂被從天而降的樹藤緊緊纏繞困綁而粗樹幹則精準地從中穿刺而出，這一幕幕老舊的驚悚紀錄片放映在矮樹叢間的稀疏處，在我身旁快轉再快轉，帶著前方的樹、電線桿、柵欄、路燈一直一直往身後隱沒，所有的建築物正加速地被分解破敗，而那股力量好像已經發現了我，也在追趕著我。

高速行進間，無形的束縛力拽住了我，油門已到達極限，突然間前輪滑進一個大窟窿，機車在極高的速度間側滑，碰撞碎裂的聲音傳出，肩膀才摔到地面上，不受控制的快速翻滾宛如掉進漩渦裡不斷被東拉西扯，腦袋意識也隨著翻攪成泥漿糊一片空白。

嘿，趁它還沒發現我們，你快聽我說。

「嘿，鼠，你醒醒啊……鼠？」一張臉孔出現在我面前，但溼潤的眼眶和

睫毛遮蔽住了視線。

雖然視線模糊但可以感覺他距離很近，近得不能再近，喘息之間，鼻腔充滿了草與泥土的氣息，我可能是倒臥在泥土地上。

不曉得經過了多久，視線在眼皮一闔一開間逐漸清晰，才發覺前方那張臉孔竟然是夏先生！

不知道為什麼夏先生也跟我一起倒在泥地上，而他的身後四周盡是刺眼強烈的綠色光芒，我試著將身體撐起但手和腳卻像被截斷了控制線路無法動彈，只能維持著與夏先生面對面地倒在地上，我沒這麼近距離看過夏先生，他的眼睛深邃，經過校準刻鑿而成的鼻梁方方正正，層次分明的雙眼皮也是，夏先生簡直是一只作工極度精緻的大型人偶。

「鼠，你聽見了嗎？」他挪動身體將壓在底下的那隻手伸進口袋拿出一包他價抽的藍莓味涼菸，再將其中一枝用食指和大拇指夾起，小心翼翼地塞進我雙唇間，菸不點自燃。

「你為什麼繞進這條小徑呢？」夏先生臉貼著泥地，煙從他嘴邊徐徐流淌而出，煙沉甸甸地繞在我與他之間，我想起那座被濃霧遮蔽而不真實的山。

「幹嘛不沿著一樣的路線回去呢？」夏先生眯起眼睛像是在替我思考這個

問題。

我看見了一個東西爬在巷子上，卻又不是很清楚知道那是什麼，所以總覺得該要避開原本的那條路。

嘴上的菸燃燒得特別劇烈，往上飄的煙霧讓刺眼光線黯淡不少，也遮蔽了夏先生的臉。

「當時是因為害怕嗎？」夏先生的聲音異常的清楚不像是正叨著菸說話的人。那只是一種不安的感覺讓我不想往那個地方走去，總會有無論怎麼思考都無法釐清的感覺會產生，那也容不得馬上做出什麼正確的行為去做回應吧？

「你怎麼在逃避問題本身呢？其實你應該是有答案的，否則你不會有感覺，或者說察覺到它所要建構在你身上的規則。」

夏先生說著一連串使人頭痛欲裂的話，身體各處也隱隱發出沒辦法確定是在哪個位置的疼痛感，痛楚以漣漪狀的傳遞方式在體內擴散，在波動的交會點發麻發痛。

「雖然現在看起來不是很好，但別為此難過，或許這就是你對抗它最好的證據。」

你說的它是什麼？是不是就是產生不安的源頭？

「它是什麼其實我也無法確定，不過我能告訴你常走的路雖然好走，但裡面總是藏著許多陷阱。」

什麼意思？我實在不是很想再思考什麼了。

「你發現那些漸漸被吃掉的东西了吧，越是質疑就越是接近它，然後就會覺得必須改變什麼……可是，你比我發現的還多，做出的改變也就更加劇烈。」夏先生又再次眯起眼，幾乎要把眼睛都閉上了。

那是什麼改變？

地上的菸灰緩緩溶入泥土之中，沉澱的煙也一縷縷被汲取，這時候我看見了那塊木頭，筆直躺在夏先生的黑長褲上，它比第一次看見時還要蒼白。

「鼠，我能夠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嗎？就請你……不要有所顧慮地回答。」他露出一個前所未見的慌張表情看著我，我則痛得無法給出回應。

「你知道我吃完中飯後會做些什麼嗎？」

逛市集，但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嗎？

「再晚一點呢？」

管理停車場。

「早上呢？」

下班回家睡覺。

「那中午？」

來店裡吃蝦仁炒飯。

「唉，儘管察覺了，也實在很難去改變什麼。」

改變什麼？夏先生？

「好像也只能這樣了。」他突然全身顫抖著。

夏先生你還好嗎？

「你看見了這根木頭？」

是某種紀念品吧，你不是哪裡正不舒服？

「不是，那是信號。」夏先生臉上的黑眼圈越來越深。

眼前的影像開始浮動和分離，樹幹和草叢變得歪曲且一分為二，夏先生一下子縮小一下子放大，又像是從我本體分離出來的一部分，或是向我靠近又離我遠去不斷循環重複。

「在停車場這些年以來，從沒在那見過這根木頭。」

或許，只是某個停車的人不小心遺落……

他突然間張嘴吼叫：「那是被啃食後所留下的骸骨啊！」夏先生額頭兩側

的青筋隨之浮現甚至蔓延至整個臉龐和脖子。

此刻，夏先生底下的泥土突然像流沙般將他捲入，左肩、左臉頰和左眼一下子陷入泥地中，他的眼神卻流露出凝滯和平靜，那個眼神一直直視著我，直到整個身體全沒入地底，過程非常安靜，並沒有任何掙扎抵抗彷彿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最後，他整個人徹底消失了。

泥地上只剩下那塊木頭載浮載沉在抵抗往下捲入的力量，我用盡全力朝它伸出手，但它也跟著下沉了。

「夏先生！」我慌張大喊才意識到我正對著倒在地上的老舊機車亂叫，機車的引擎傳來規律的滴答滴答聲響，而這個聲音形成一種無形的壓迫在一片安靜的樹林間迴盪著，我閉上眼放慢了急促的呼吸，並試著不被規律的聲音干擾。

我抑制自己所有的念頭先冷靜下來，但疼痛迫使身體蜷曲起來，在泥地上縮成為一塊不規則的石頭，再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後我漸漸感覺到一種無比的舒適感。

這個個體不再是那個在小吃店工作的鼠，而是一塊石頭。

任憑樹上幾片落下的枯葉擦肩而過，成行的螞蟻從地洞鑽出一個接著一個地爬上我，困意開始使得呼吸一次比一次還輕，滴答的聲音逐漸消失好像早已

不復存在。忘了是怎麼睡著的。

我開始作夢。在夢裡，繁忙的交通幻化成一條條光的流線，圍繞在逐漸暗去的城市中，所有的電扶梯被指示著輸送一群群疲倦的灰色人猿往更深處幽暗的地下通道而去，白色的方格指揮牠們訓練有素地排成一排一排，痴痴地望著漆黑的洞駛進一條乾淨的集中營，裡面無數隻手向上搶著限量的繩圈上吊，一旁的廣播系統發出一種催眠訊號，在人猿的腦袋裡說：「你們都將到一個更好的地方。」

廣播的訊號終止，列車繞行了城市一圈再回到原點，門打開，先下後上。我拉住一位剛下車的人猿問：「東西不見了，怎麼辦？」

「在這個城市裡，難免都會覺得少了什麼似的。」語畢，轉頭離開。

He says, "Bill, I believe this is killing me."

As the smile ran away from his face

"Well I'm sure that I could be a movie star

If I could get out of this place".....

手機鈴聲響起把我從夢境中抽離，光線從樹冠後透出像是一束束綠色的探照燈，光束隨風擺動不斷自半空中來來回回掃蕩著地面搜索什麼，我吸入了一口口空氣張大著眼，眼皮下結著水珠眨著再眨著。

我將手機從牛仔褲的口袋裡抽出來。

「你送到哪去，晚上要整理倉庫唉，忘記了喔，搞什麼……」

「待會就回去。」我按下掛斷鍵停止那端急躁的聲音。

手機的屏幕裂開了，沒有來電顯示、沒有桌布，也看不見時間，只淡淡發著光。

我用手肘撐起身體坐了起來，才發現原來我倒在地上樹林中一條青苔橫生的紅磚路旁，低頭檢查身上的傷口意外的皆是無關要緊的擦傷，站起來行走後卻發現嚴重的暈眩感仍然存在，眼前見到的所有景象都在旋轉晃動著，我勉強走向倒地的機車把它拉起來並踩下側柱停穩，再前去不遠處撿起安全帽戴上，那瞬間一塊皺褶滿布的樹皮從頭頂上滑落，老皺的樹皮像是夏先生那張喊得青筋滿布的臉，我匆匆把安全帽扣上想盡快離開這裡。

我轉動插在孔裡的鑰匙，按住發動鈕再補上油門，機車斷斷續續地發動又馬上熄火。

引擎的運轉聲在這裡顯得特別突兀，我注意到停下動作時四周安靜得就像是被所有事物給遺棄的獨立世界，發動造成的聲響在這裡迴盪但這個空間只是靜靜地聽著，感覺有某種東西不想讓我就這麼輕易離開，而是希望我也該像夏先生一樣陷入某個無法抽離的詭異狀態之中。

不安的情緒又再度浮現，隨著每一次引擎中斷運轉，我就抬頭反覆望著樹林深處和周遭的泥土地是否出現異狀，壓住煞車的手心頻頻冒汗在鐵手把上滑溜溜的，我拔出鑰匙重新插入，鑰匙卻從手中滑落到腳踏板上，我趕緊彎下腰撿起，支撐的重心腳一動車又差點翻覆，抓穩後拿著鑰匙戳了幾次才插入鑰匙孔。

壓住、按下、轉動，撲通——通——熄火。

跳動的心臟讓體內的血液高速亂竄，暈眩隨之加劇。

壓下煞車，按下鈕，熄火。

這時胃突然一陣劇烈的收縮，牽動附近的臟器也被擠壓塞進一個密不透風的狹縫中扭轉，讓我難受地彎下腰作嘔，抬起頭喘息時又一股熱液衝出咽喉，讓一坨坨未消化的飯粒濺上晃動的左後照鏡，米粒在鏡面上緩緩向下流動，遮蔽了整個天空再覆蓋了樹群，最後逐漸淹沒鏡中痛苦表情的臉孔。我想逃離卻

不知道為什麼要逃。

一旁的景象開始向後收攏，迎面而來的風也逐漸增強，突然間一陣顛簸讓雙腳反射性地踩向地面，定眼一看，機車已發動成功並且騎上了紅磚路，我趕緊補上油門迅速接回小徑。

不曉得騎了多久但確定已經遠離那片樹林，我才將速度放慢，什麼也不去思考只管專注騎好最後這段路，最後到達宿舍遺址終點時，我慢下車轉過頭望向美軍宿舍和樹林群，聽見這裡的風經過破敗樓房會發出嗚呼嗚呼叫喊的聲音，或是在低語一些匪夷所思的句子。溼透的上衣包覆蓋著正發抖卻不是因為覺得冷的身體。

老舊機車停入了專屬的停車位，就算附近的機車格停滿了也不會有有人來這裡停車，因為這格位置正對著店裡的後門，門上貼著請勿停車的告示牌，老闆正蹲在告示牌下抽著菸，我立起中柱將車停妥後與他對視，他瞬間站起身露出一臉錯愕。

「你跑去工地兼差啊？」

「什麼工地？啊，你說衣服喔，剛剛不小心摔了車。」我推開扣環將安全帽拿下，才發現身上的制服跟安全帽上皆是泥土和擦痕。

「哇！你還好吧，怎麼沒打通電話回來？」

我拍打附著在身上的塵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你打個電話回店裡嘛，你也很清楚現在不會很忙啊。」他彈掉還剩一大截的菸並走向我。

「這不就自己回來了。」

「帶你去醫院是我離開店裡的好理由啊。」我看著他試著說笑的臉，不曉得該如何回應。

「有受傷嗎？需不需要到醫院去，真的不行可以讓你提早下班哦。」

「沒事啦，就是些擦傷而已，待會擦個藥就好。」

「啊不就差一點變成馬路上的老鼠乾啦。」他見我又毫無反應，就不再說話了。

我看著遙遠的紗帽山，覺得此時的山似乎更小一些了，我沿著山的輪廓看，又看見了那些刺眼的綠樹。

「你最近有遇到夏先生嗎？」

「你摔到腦袋了嗎？我們三個中午不就站在這裡，他吃完飯的時候我剛好在廚房煮滷汁，他好像看我在忙跟我打個招呼就從後門出去了。」他又點起一枝菸。

「他跟你說了什麼？」

「他跟我說什麼他偶爾要做一點改變，但不是因為不好吃啦。」老闆模仿夏先生的聲調轉述這段話。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我總是無法理解夏先生說過的任何一句話。

「唉，還有為什麼，這間店開好幾年了，每天早上就是準備一樣的食材，煮一樣的菜，洗一樣的碗，會不會煩？吃東西也是同樣道理，店裡的蝦仁炒飯再怎麼好吃，每天吃難免會吃膩吧。」

「每天都吃一樣嗎？」我輕聲地低語。

「廢話！你看過他點過別的？你怎麼老是問一些夏先生的無聊事？」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還是該直接告訴他夏先生最近變得有點不正常。

「你不要喝點熱的讓身體舒服點，魚湯好嗎？」他突然想起什麼似地邊說邊拉開鐵門進入。

「別煮太多我不餓。」我對著即將闔上的鐵門說。

色彩黯淡的招牌一到時間便會自動亮起，光映照在我身上又看見幾處汗垢，我拍打牛仔褲上的幾道擦痕敲到一塊硬物，我把它從口袋裡抽出來時一片被壓得扁扁的紙也跟著掉出來，我趕緊將紙撿了起來。

手機的螢幕布滿裂痕，按著開機鍵也毫無反應，估計是摔壞了。

我把底下的紙攤開發現是排到一半的班表，上面還劃記了這麼多天的可上班日。

「有辦法的話先把倉庫的雜物搬出去外面堆好喔。」老闆在店內喊著。

我把手機塞回口袋，至於班表則打算偷偷塗改增加幾天休假再交給老闆。

關上鐵門前我看了看遠方，夕陽在很短的時間裡沒入了半山腰，將山稜線上的樹燒成一片紅澄澄的顏色，浮雲托著這團火焰不斷往下沉，上面燒過的地方漸漸黑了，街道上的路燈一排排亮起，幾顆稍微故障的燈泡在閃爍之間掙扎，漸漸地，也亮起來了，天空開始飄起小雨，細雨中幾隻鳥撐著翅，顫顫巍巍地飛著，在又逐漸湧起的大霧裡飛得更遙遠，直直穿過了那座山。

## 評審評語

在小吃店打工的我，與每天都來吃蛋炒飯的停車場管理員夏先生因而相熟，某日，我騎摩托車送餐後，走了不同的路，遇到了奇幻場景，看著夏先生在眼前消失。簡單的情節，說的就是我們總是被慣性被日復一日一成不變的生活吃掉這件事吧。小說的進行和似乎無趣的對話，卻增強了主題，那總是一再出現和描述的霧與山彼此消長的陰鬱場景，也帶來閱讀的魅力。

—陳雨航

## 得獎感言

首先，非常感謝我的女友、貓，父親、老師。

最後，感謝文學。